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十一

太尉楊震碑

碑文從褚本摹錄行字數與不可紀額題漢故太尉楊公神道之碑十字篆書陽文石今亡

□□□字伯起□□□□□□□□□□
□□□□□□□□□□□□氏焉聖漢
龍興楊憙佐命克項於垓錫□□□□公
侯之胄必復其始是以神祇降祐乃生于
公實履忠貞恂美且仁博學甄微靡道不

諱又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
聖同符鴻漸衡門郡英雲集咸共飲酌其
流者有踰三千至德通洞天爵不應貽我
三魚以童齡德遠近由是知爲亦由繼明
而出者矣州郡虛己競以禮招大將軍辟
舉茂才除襄成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
大守所在先陽春以布化後秋霜以宣威
寬猛惟中五教時序功洽三邦聞于帝京
徵旋本朝歷大僕太常遂究司徒大尉立
朝正色恪勤竭忠無德不烇靡惡不形將

訓品物以濟太清而青蠅嫉正醜直實繁
橫共構譖慷慨暴虐于時群后卿士凡百
黎萌靡不欷歔垂涕悼其為忠獲罪乾臨
孔昭神鳥送葬王室感寤姦佞伏辜宏功
乃伸追錄元勳蕭書慰勞賻賵有加除二
子郎中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
次秉寔能纘脩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
黃門侍郎牧子統金城大守沛相讓子著
高陽令皆以宰府為官奉遵先訓易世不
替天鍾嘉祉永世罔極統之門人汝南陳

織等緣左三義一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其辭曰

穆穆楊公命世而生乃台吐燿乃鍾降精

明明天子實公是匡冥冥六合實公是光

謇謇其直皦皦其清齡矣盛德萬世垂榮

勒勳金石日月同烱

右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篆額楊公名震洪農華陰人安帝時爲司徒垂四載爲太尉閱半載以延光三年卒楊氏墓在陝州閿鄉所存隸碑凡四此碑乃其孫沛相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所立碑中載楊秉

靖陵則威宗延熹八年事也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此碑蓋建寧以後刻者太尉楊公物故時已四十餘年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而傳云震五子誤也今之門下士且握權則獻諛飾詐靡所不至夕失勢則相忘於江湖矣沛君已死而門人爲其禰廟立碑漢人風義後世不可跂及矣斯所作蓋謂作廟此及衆納費況碑皆誤用 以粱爲黎 隸釋

楊震碑篆額二行𤁋字有穿碑十八行行二十八字碑陰二十五行行九人穿在第二第三列之間凡複姓者十二人惟公王子兆上官仲祖信成君嚴三川

宣碑 四人各高出其列一字 隸續

碑云長子牧次讓次秉次春傳五子止列牧秉春而

遺讓據碑云四子傳誤矣建寧中牧之子統爲金城

太守沛相門人汝南陳熾等立碑陰可識者河東孫

定龔以下百九十餘人皆其孫之門人也字而不名

何耶 右小篆

金

傳云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不詳所遷者何官碑止

除襄城令遷荆州其餘自太守至太尉皆同但震姓

剛言直遭時羅禍如初王聖救趙騰糾劉瓌黜耿寶

地震日事尤爲慥華碑無一字及之即關西孔子之

號王寄暮夜之金無可忌諱而皆不及之何也傳五子碑收讓秉奉凡四人當以碑爲正後復詳序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而不及牧孫奇荷子堯秉子陽奉子敷數子衆又何也楊氏碑甚多皆在閿鄉縣墓中有繁陽令碑亦牧之少子惜遺其名

按碑字縹渺如游絲古質如蟲穿蝕兼有楷隸體昔人謂褚登善書如美女簪花或謂其出于漢隸觀此碑知非欺人之論也攷太尉七世祖喜以斬項籍封赤泉侯故云兌項于垓大將軍者鄧騭

也喜字下从心古字通用碑皆與後漢書傳合惟除襄城令傳所未及然傳云四遷者碑亦未詳洪丞相隸釋云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傳云賁五子誤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碑所未及者里也是太尉實有五子里或未仕或早亾故不載爾碑稱長子牧富波侯相而世系表稱牧荆州刺史富波侯考傷氏二侯太尉孫賜臨晉侯曾孫眾先封宜陽侯更封勞亭未聞侯富波者又考王嘂以建武二年封富波侯十三年改封向侯而郡國志稱富波侯國永元中復則牧

賓相非侯新唐書誤也其稱牧荆州刺史殆亦承
傳中高舒至荆州刺史之文皆當以碑爲正太尉
卒後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訟寃得以禮葬而陳熾
復爲樹遮貞石蓋東漢人重師門篤氣誼名節所
標可風後世如此云貽我三魚指冠雀銜三鱣魚
飛集講堂事又云神鳥送葬者謂葬前大鳥集喪
前悲鳴葬畢乃飛去也隸釋又載碑陰一百九十
餘人皆太尉孫統之門人今不得見矣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摩崖高八尺三寸廣二尺二寸七行

行二十五六字不等今在褒城縣

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舉孝廉
尚書侍郎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
城河東山陽太守御史中丞三爲尚書尚
書令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伯邳從
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
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左丞冀州刺史
大醫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
不幸早隕國喪名臣州里失覆二君清□
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
黃門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

廿二日謁踰過屯退述勒銘改賦袁紀

右司隸校尉楊淮碑熹平二年同郡卞玉過其墓爲勒此銘叙淮及其弟弼前後歷官并稱其功德卒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又云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紹興中此碑方出歐趙皆未見之碑云楊君厥諱淮字伯邳益以厥字爲語助大司隸有石門碑亦云楊君厥字孟文今古皆以厥爲孟文之名得此始知其非凡稱元妃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也華陽志淮者渙之孫孟文名渙李固薦累世忠直拜尚書陳蕃表爲

河東守遷尚書令奏治汝南孫訓南陽曹麻潁川曹騰三郡守罪訓者梁冀婦家子爲司隸劾冀叔執金吾忠不朝正人尊憚之 隸續

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遂字洪适亦不識爲何字愚按遂即鑿字也鑿省作凿又作遂者以辶代ㄥ如匝作迊匹作迉匣作運陋作隨謂之隸變古有此例千祿字書可考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爲遂 楊慎墨池璅錄

洪氏云元孫猶元士然以爲美稱也按淮稱彌爲從

弟弼又字顯伯以其祖視之俱爲諸子之長孫非美稱也至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若國段二語則總歎二楊之亡也淮爲司隷時劾治梁冀婦冢子汝南太守孫訓見華陽國志金石錄補此文亦刻於褒斜谷崖者不得謂之碑文尾明言表紀是也洪氏隷續云同郡卞玉過其墓爲勒此銘按此文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崖故其文尾特書曰大司隷孟文之元孫此一句即二碑之毌系也其云黃門同郡卞玉謁歸過此追述勒銘者當即是過石門之地見楊氏開通石路之刻有感而詳述

其門閥非過墓之謂也勒銘銘字洪氏亦誤看銘者指乃祖開石路之刻言之卽前王升所爲楊孟文石門頌耳此下表紀字乃指此刻言之此刻固非韻語亦不得謂之銘也洪氏誤以爲過墓宜其題之曰碑矣洪氏所錄中丞下闕一字今驗石本是三字遷下是左字洪誤作注其表紀上一字洪錄作財今驗石本下多一點或是財字偶多一筆爾財卽纔裁通用之字謂至是始爲之表紀也文凡七行字迹皆因石勢爲之參差古拙散卽隸之省卑卽俾之省也兩漢金石記

楊淮碑字體與石門頌彷彿而疎瀏過之近汭大尹李公衍孫寄精搨一本來自守上得約身二字門字上得黃字郡字下得卞玉二字因以卞玉摩崖名之

涵貞閣漢碑文字跋

繁陽令楊君碑

碑從宋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九字篆書石今亡

上闕二廿九字弟富波君之少子也生姿令喆長履忠孝立仁行道實體彌隆由援尚書為國師輔君述而好古少傳祖業兼苞載籍雝不周覽英儒仰則景附其高僊禮州郡

仍奉貢觀寮類假爾衆服歸稱大篤省方
爲郡功曹召見專對肩應帝心擢拜郎中
除右都侯開整宮衛闈闥肅焉遷繁陽令
崇德尚倹吕興政化和毓威恩吕移風俗
撫蘇姦回宿不命閟敎學吏士精横侍者
常百餘人咸訓典誨帥導吕口鄰遠歸懷
爰集疆場州郡嘉異並上絶速大司農劉
佑楨復表荆將有命授會叔父大尉公薨
委榮輕舉投紱如遺吏民攀轅老弱軔輪
追慕跂步蓋二千餘人績留守闕上書歷

年運穀萬斛助官振貧㠯之還君自非慈
愛孰能若茲有司聾昧莫能識察君潔已
㠯休不愉禍求超功顯弗有復入于林處
靖衡門童冠如雲故乃名問俞高休聲益
著三府競辟五入宰朝常登茂御復絕祖
烈旻穹不惠年五十一熹平二年三月巳
丑卒國失其良民望永絕京覂凡百靡不
愍悼故吏臣綠叫天訴墜嗟乎何及哀矣
惟傷感惟既㪅德之隆者莫盛不朽廼共
追歸厥勳鐫石示後俾延億齡營不翳滕

其辭曰
惟嶽降靈於我明君膺天鐘慶誕德孔醇
温恭博敏貞徽蘊倫帝嘉忠懿乃詔寵光
俾侯禁宮夙夜是勤命出作宰清風穆神
委茂戎勲赴義長逝民思遺愛犇告于丞
闕不當真莫肯慰楊傒泥樂志縉紳仰從
三公並招當為國暉壽不口口早棄隕林
明徒潺湲士女愴悲顯百其身皇不我予
銘頌闕諱后闕下闕
右碑首尾不完文字劈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

議者六十一字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乃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集古錄

石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銘篆額逸其名楊君者太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子太尉秉之猶子沛相統之親昆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也自郎中除右都候遷繁陽令以靈帝熹平三年卒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荀爽對策詳矣度尚及楊君皆以期喪去官可見漢代位高而創鉅者反奪情廢禮也守令有美政百姓愛之如父母攀車截鐙不忍其去者固

有之楊君之行老弱跋涉其衆至於二千餘人守闕上書其久至於歷年縈陽在河之北去漢京七百餘里遡穀助官乞還令君其多至於萬斛此事則未之前聞史氏罔羅脫略至後世不得其名惜哉今之俗或投牒以借譽或列陳於外臺蓋有欺而不實者此之輸粟萬斛則其出於誠心也作碑者再三歎惋斯事其文云有司犇昧莫能議察說文生而聾曰聳其詩又云頑不審貧羨肯慰揚嗚呼政令乖靡淑慝無所甄別在位者憒憒如聾瞽熹平之閒不特此一事也碑以假爲作遐遹猶作特蔵作紱俞作愈帶作齡戶即克字遂即迹字婪即婪字復即退字匿即地字尚即乃字㒸

即墜字
隸釋

滎陽令楊君碑篆額二行有穿碑十八行行三十字碑陰二十二行每行六人第七列惟有一故民其中書與作者姓字每列之下各處一字有官氏字多者則高出其上亦有下出者穿在第一第二列之間隸續

楊君以叔父太尉喪去官吏民二千餘人守關上書歷年運穀萬斛助官以乞還君集古隸釋皆謂此事未之前聞蓋以上書歷年輸穀爲僅事也然知漢人近古直道在人郎前書魏相爲河南太守去官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留作一年

以贖太守而河南之老弱守闕上書者萬餘人古之善教得民者爭欲得賢守令以父母之乞留之誠固自不約而同也前後書如乞還楊君者屢見彼經年所成何所不辭況輸穀乎今之猴冠虎翼者多人喙乞輒引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爲例而千萬吏中得一二循良反掣而去之無一人敢攀號者讀此碑能不太息乎 金石後錄

漢繁陽令楊君其名既闕弟字上又闕三字乃補楊之弟富波君之少子所云叔父太尉者乃太尉震弟三子秉富波君之弟也以叔父去官唯漢爲然 潘寧跋

按楊君佚其名字太尉震之孫沛相統之弟爲繁陽令有善政而太尉碑中獨遺之故集古錄集古錄目金石錄隸釋諸書俱未詳其名余攷唐書宰相世系表富波侯二子長統少馥則沛相之弟乃馥也碑爲宋時搨本共缺三十四字併在歐陽所見六十一字本之前然與隸釋相校殊無增損知洪氏所錄已據舊搨本矣首行殘泐不可見者二十九字潘寧販誤稱弟字上缺三字盖由未攷碑式耳碑云叫天訴陊陊即地字籀文地作墬此省从豕無極山碑與天陊俱生字與此同

司隸校尉魯峻碑

碑高一丈一尺五寸廣四尺五寸十七行行三十二字額題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今在濟寧州學

君諱峻字仲巖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伯禽之懿緒已載于祖考之銘也君則監營謁者之孫脩武令之子體純龢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群書無物不栞學爲儒宗行爲士表漢□始仕佐職牧守敬愘恭儉州里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大守丞喪

文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丘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產化行如流遷九江太守口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口載穌若清風有黃霸召信臣左潁南之歌以公事去官休神家術未能一朞為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蠲細舉大權然疏發不為小威以濟其仁弼中獨斷以效其節案奏口公彈紃五卿華夏祗肅佞穢者遠遭母憂

自气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吕病遜
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契閉
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二熹平元年□
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
南干尚沛國丁直魏郡馬顗勃海呂圖任
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廟諱等三百廿
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君事帝
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
父忠獻不幸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
何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頎企有

紀能不號屬刊石叙玄其銘曰

巖巖山岳礧落彰較棠棠忠惠令德孔爍

命口時生雅度膺緯允文允武厥姿烈違

内懷温潤外撮强虐督司京師穆然清邈

當口組職為國之權匪究南山遐邇忉附

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耆齡曉矣旳旳

碑陰

共二列每列二十一人

故吏河内夏管懿多遠千

故吏九江壽春陳龔伯麟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
故吏東郡頓丘許諭伯過五百
門生沛國譙丁直景榮千
門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千
門生東郡濮陽敗敦登高千
門生汝南召陵千商朝公五百
門生南陽新野翟顗文臺五百
門生平原般路龍顥公五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嵩永高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昱仲表五百
門生濟陰定陶律真子然五百
門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門生魏郡斥丘李牧君伯三百
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吴盛子輿三百
門生勃海重合梁㝯紂嶠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李□□時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陽成□文智三百
門生汝南汝陽鄭立□節三百
門生東郡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
門生東郡博平孫讓□□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顯□□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季□二百
門生魏郡内漢馬萌子□二百
門生魏郡黎陽王□少□二百
門生汝南濦强尹徒起□二百
門生汝南濦强尹顥樹□二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百
門生河閒阜成東鄉晨子□二百
門生河閒阜成東鄉恭公□二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劉本景高二百
門生平原般張謙伯讓二百
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
門生濟陰離狐周維元興二百
義士梁國寧陵史張張艮二百

右漢魯峻碑文字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集古錄

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里書如方

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爲燕爾金石錄

右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隸額歐陽公云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最後爲屯騎而碑首題以司隸二者莫曉予嘗考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艱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故元初詔書始聽大臣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李郃去官二交故銘文頌其考憂釋紼時則有居憂不釋紱者矣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

後其子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二公纔陟吒之痛皆避劇就閒與魯君以議郎行喪同漢人所書碑誌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清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捨廷尉而用車騎也周官注云義儀二字古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作蟻徐廣音檥船作俄漢碑凡藝蓺皆作埶儀此碑又作埶義銘詩焕矣灼灼俱易火以日令德孔鑠又復从女若堂堂作棠棠則它碑亦有之碑以寀爲看縱爲羅斯爲析猊爲衮耆爲億傒朗儲字納朗細字敎朗絜字孟朗琴

字卷即虔字痕
即虔字　隸釋

水經注以峻爲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字
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
知而必欲證之以地里書也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
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
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
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右魯峻碑陰歐陽公趙明誠
皆失收錄至洪丞相隸釋於漢碑搜羅殆盡而亦復
遺焉　金薤琳琅

私謚起于春秋漢末尚節義故尚不廢苻秦既已非

古猶謚及隱逸唐朝臣尚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日罔裨今典三品京朝摸牀結古循叙考終皆得美謚外吏郎品亞六卿德年夷惠非際時會竟以格置夫餘勞則外瘁於內崇體則杯土長掩防大則殁無虞掉此義人勞鄉所以扼腕太息也乃知私謚所當復古嗚呼今安得此門生故吏乎金石史

歐陽公云峻碑首題司隸二字莫曉洪氏云漢人碑誌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非列校可比也予至濟寧碑下詳釋其文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潔

似峻持服三年起拜屯騎而卽歸未嘗在位故碑首
敘其實歷之官也百官志七校尉皆二千石如洪之
說以司隸爲權寧而特書之則朝廷官秩可任人去
遁者耶金石跋錄

右魯峻碑陰載故吏四人門生三十七人義士一人
按峻碑熹平元年卒明年四月葬于是門生汝南干
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
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刊石敘哀而此載四十
餘人其脫畧者多矣隸釋載魯峻碑陰九十有一
人書姓氏而不名有郡者二人與此逈異洪跋云據

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度其石之廣與魯碑合所存止尺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當有十橫也葢洪在南宋與東齊阻絕不見此碑故仍傳文之誤余則身至碑下乃爲可信節金薤琳琅所載闕字以余家藏本較之可識者數十字更遺脫平原王口子行以下八人少詹素稱博洽謬誤乃爾豈當時所收殘失或鏤板脫落存則碑存濟寧並非僻遠曷不稍加考較乎金石錄補

魯峻碑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按漢書桓帝延熹九年中二年帝御前殿命司隸校尉張彪率兵圍梁冀第

收大將軍印綬九年以黨人下司隸校尉李膺北寺獄峻漢書無考其在彪之後膺之前耶大名府開州志境內有頓邱邑令昌邑魯峻碑州東北有頓邱顏師古曰因邱以氏縣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然則峻昌邑人始爲頓邱令也碑今無矣來齋金石刻考畧

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漫滅存者二列每列二十一人前有故吏四人餘稱門生最後一人稱義士凡四十二人皆有郡縣名字及出錢之數碑載門生汝南干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宏等爲之作謚立碑兩列中下丁馬呂

吳姓名皆在惟誠夏侯二人無之葢在第三列也隸續有魯峻斷碑陰跋云所存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凡九十有一人書姓字而不名惟徐袁二人有郡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文字體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今按此陰凡三列隸續所載乃有四橫今存者四十二人而乃有九十一人又皆書姓字而不名無故吏門生義士之稱亦誤以他碑之陰爲魯峻耳此陰至今尚存洪氏何以未見隸辨

金薤琳琅云碑文字粗完可讀今取石本較都公所

錄都本少八人其中訛釋者數十字又都本以爲殘
缺而今本尙完好可識者十餘字盖都公于分隸非
其所習又或所見本不淸遂據以爲定爾金石存
洪氏引毛詩左傳周官太元諸書爲義莪通用之本
是固然已然此碑以蓼莪作蓼䕬䕬字从艸是又微
異耳又洪以栞即看字顧南原嘗辨其訛謂即栞旅
栞木之栞顧說是也盖栞即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
爾又洪以緄即衮字按詩衮職注雖以充衮爲訓然
玉篇緄古本切織成章也則緄字自亦可通　遐邇
切惻顧南原云惻疑即惻字非也按詩倬彼甫田陸

德明云倬陟角反韓詩作箌音同云箌倬也傳云倬明貌疏云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可見倬字本有大義矣爾雅箌大也注云箌義未聞然爾雅注云箌音罩則是箌有卓罩二音矣疑當時方言倒與悼通也雖輶軒絕代語所未採然似可備一說不必以去人之界爲疑耳說文悼从心卓聲徐鼎臣謂悼當从罩省卓非聲者誤也　奏字內非非从夫其上一畫乃逆筆予有舊拓本驗之乃知也何義門云奏字篆從本楷書未知當何從也爵峻碑奏字稍與本字爲近耳案今所行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板本則皆遥作夭字矣

洪所未釋者㣧即㣧衕即巷也䢼字益旁益變爲𠄡猶从水也王士仕諸字中皆加小畫則隸體涉筆之偶變也　穎南之穎張弨齋釋作从水然石實从禾隸體之未能盡繩者如此止多也至第五行除字五字實張氏臆斷石泐不可見矣延熹七年七字今止露𠦃据洪氏作七年按通鑑目錄是年二月壬寅朔丁卯是月之二十六日則在七年無可疑矣年六十二三字石本今尚可見洪作一　字非也　碑陰與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曾峻譙敏碑並云蔡中郎書碁碑錄之云也洪以爲皆不足信是矣至碑陰

字體則高城阜城城皆省作成黎陽黎作犂蒲坂坂作反王端王輔王皆作王又與碑文王字中加小畫者不同葢當時隸體多隨勢爲之矣　西平昌之邑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條下無之而前志平原郡有平昌後志平原郡之次卽樂安國其下注云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何不可解千乘與西平昌自是兩地不應牽連書於樂安國之下恐是西平昌在平原郡下而錯簡耳　洪氏隸釋旣不見是碑之陰故不知門生汝南干商之名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亦止有干姓而無其名且所載至東海夏侯而止予今

盡取碑陰門生邑居姓氏以補之　隸釋云是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漫滅方綱向者執顧氏此說以謂既云三列則或下列尚有一二畫微露者尚未可知或是拓碑之工不肯用全石之紙以搨之耳今屬錢唐黃小松親到濟寧學宮碑下手拓其陰紙之高下與碑之正面相等而其下半實無一字並非拓工省紙有所遺失也且可以見牛氏所云高八尺五寸之訛當是五尺八寸耳益著錄之不可憑如此　戴延之西征記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忠臣孝子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此條見水經注並見藝文類

聚而藝文類聚引此作曾峻水經注作曾恭是水經
注所引偶誤也 南漢金石記

碑云有黃覇名信臣在潁南之歟覇守潁川信臣守
南陽此稱潁南者各舉其一字也三國人多稱吳會
稽二郡為吳會亦類此蓋流俗之稱文人沿用而不
察爾胡三省云太史公謂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
謂吳會子案史公貨殖一篇言都會者多矣何獨於
吳稱會此胡氏之臆說而近人多取之何也 攷洪
文惠隸續所載曾峻碑陰與此全別洪氏在南渡時
未得親至碑所但據收藏家之說遂之故猶疑而未

定而洪所指爲峻碑陰者世已失傳竟未審爲何人碑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碑云彌中獨斷說文彌弓彊貌言中有彊毅之性故遇事能斷也遐邇忉⿰忄到翁閣學云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箌箌有卓罩二音疑當時方言⿰忄到與倬通翁說是也倬字或作箌則悼字亦可通作⿰忄到倬罩悼皆从卓得聲古音卓聲到聲同在一部本與銘辭上下諸韻合或以爲字書無⿰忄到字以音義求之似與怛字同疎矣碑陰二列洪氏未見其中定陶棣旗漿力臣釋爲棣眞亦非是 山左金石志

歐陽棐集古錄目云高平昌邑人據碑文云山陽昌
邑人 校訂隸釋存疑

按碑額題忠惠父者其門人于商等所作私謚文
云息叡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云云
知其子爲文刊石以述其父此皆漢碑中創例何
即荷字論語荷蕢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
儋何也徐鉉曰儋何即負何借爲誰何之何今俗
別作擔荷非是碑陰凡二列四十二人濟寧州志
據張昭釋文錄入碑攷字多錯謬其尤甚者定陶
𣏕眞志作𢪏眞攷字書無𢪏字通志氏族[illegible]

游肆氏英賢傳游肆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漢書作游棣萬姓統譜王莽時又有司馬棣並漢人謬篆多書棣字為肆棣其姓也勃海重合志作暈合據郡國志勃海郡有重合侯國可與碑證牛氏金石圖肆亦作肆重刻為潼皆誤

熹平殘碑

碑上下右三面斷闕高一尺四寸廣一尺三寸存八行行約十三四字弟五行無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上闕頁時榮闔閱之中口下闕上闕行成於内名

立散著當擭自天之祥下闕上闕入年廿有七

熹平二年十一月乙未卒下闕上闕府君君國

濟民以禮閭風旌善表德下闕

上闕嘉琺瑋其質芳馨其聿敦書樂古如下闕

上闕君有命乂以疾辭何辜穹倉降此短下闕

上闕弌

碑存字僅七十餘有云年廿有七熹平二年十一月乙未者蓋其卒之年月也又云府君君國濟民以禮閭風旌善表德當是曾任郡守者漢時惟郡國守相及都尉得稱府君也攷漢自陽嘉以後用左雄議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此君官至二千石計其入官踐歷當亦有年而卒之時僅廿有七豈陽嘉詔書

所謂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者耶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存字七行字徑一寸前四行爲序後三行乃銘辭也乾隆癸丑十月元案試至曲阜適黃小松訪得此石于東關外急告元命人掘土出之舁至試院秉燭洗土審睞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其熹平二年十二月乙未下遺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非立石年月如曾峻卒於熹平元年口月碑立於二年四月也因移置孔廟爲題識數語刻碑後焉山左金石志

碑石斷缺予繹其文蓋亦處逸守介不延其年于時守斯土者表于墓也曲阜在兩漢並爲魯國今碑出

於此而文稱府君意其爲國相與韓勑修孔廟碑後云魯相河南京韓君又云府君諱勑字叔節無極山碑稱太常下郡國相南陽馮府君北海相景君銘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安平相孫根碑稱皇矣府君趙相雍勸闕銘稱趙國府君然則漢時稱國相與太守同矣顧亭林謂府君晉漢時太守之稱葢未旁推于此也 授堂金石跋

武都太守耿勳碑

碑高六尺六寸廣六尺二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今在成縣

漢武都太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

瑋其先本自鉅鹿叔有令名為漢建功俾

侯三國嗣守將帥肸位相承呂迄于君君

敦詩說禮家仍典軍歷難和戎武慮慷慨

呂得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遏之謀上納

其謨拜郎上黨府丞掌令孝績有成苻英

乃能熹平二年三月六日郎官奉宣詔書

哀閔垂恩猛不殘義寬不宥姦喜不縱慝

感不戮仁賞恭罰否界與口流其吟紞糸

寵存贈亡篤生至也歲在癸丑厥運淪雨

傷害稼穡率土普議開倉振澹身冒炎赫

大旱火熱至屬縣巡行躬匱阯降山谷經
營救涉草止露宿扶活□餐千有餘人出
奉錢市□□作衣賜給貧乏發荒田耕種
賦與寡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
省貪吏二百八十人勸課趨時百姓樂業
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以全育甘棠之愛
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作錢器興利
無極外羌且□等怖威悔惡重譯乞降脩
治狹道分子效力役大小民得衆兆之歡
心可謂卬之若明神者已夫美政不紀人

無述焉國人僉嘆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

辭曰

泰華惟岳神曜吐精育茲令德旣喆且明

寔謂耿君天胙穎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

柔嘉惟則穆如風清勤卹民隱拯阨扶傾

匪皇啓處東撫西征赤子遭慈以活以生

山靈挺寶匈灾乃平豈弟父母民賴以寧

熹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道橋掾下

辨李䅘造

漢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爲守以熹平三年立碑

又同谷志云熹平三年太守耿勳政蹟記并題名記
并在封泉保魚竅峽王象之天下
輿地碑記
右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碑靈帝熹平三年造盜
德政碑也造碑之人即李翕夫非碑中西部道橋掾
李𧁑也壬子之夏李翕倘在武都次年暮春耿君到
郡似是繼翕者碑云其先本自鉅鹿世有令名為漢
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按漢史雲臺功
臣牟平侯耿純者鉅鹿人其三弟亦同時封侯好時
侯耿弇者茂陵人傳云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鉅鹿徙中興初其父況封隃麋侯弟舒封牟平侯所

謂俾侯三國者皆謂喻麋父子也耿氏自中興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所謂爵位相承者也好畤鴻烈與寇鄧齒其後有列傳者四人皆抱將帥之畧著邊徼之勲碑謂武都敦詩閱禮家仍典軍歷難和戎武慮慷慨陳惠康安邉之謀天子納而用之可謂能世其家者旣貫茂陵則是喻麋之後裔也碑以說爲閱以㧞爲跋　隸續

耿勲碑字與郙閣頌相類乾道間方出漢隸字原

右碑云其先本自鉅鹿則是耿純耿弇之後又云熹

平二年二月到官又云歲在癸丑淫雨傷稼開倉賑贍身自炎赫至屬縣巡行給餐于有餘人出俸錢賑衣賜給寡獨至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百姓樂業云云按靈帝熹平二年癸丑郎勲涖任之年也給餐卽今設粥賑飢之類使勲止于撫循而不減省貪吏則民樂歲終身苦矣語曰去莠去其害苗者也錄是碑不無有感于未造已金石錄補

予今所得拓本已極泐缺矣然就其畫隱隱可見者諦審之全文尚粗可讀其中洪錄原闕而今無從別識者四字而已七行流上一字十行作上二字十四行等上一字洪有而今

闕者二十二字一行守鉅二行鄉爵三行軍壓慮得六行部猛七行奧入行運浮議九行窮玻十一行餘貪十三行鑄器十六行政十八行胙至於洪闕而今辨出者則五行乃字七行系字十一行与字二十行匪啓處字二十一行灾字此凡七字可補洪氏所未備矣又洪誤而今正者五字苵字洪誤釋英十行市字洪誤釋兩作字洪誤釋振十六行僉字洪誤釋命二十一行乃字洪誤釋字此凡五字尤足闕於考正者也苵即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苵民即此字苻苵乃胙者胙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隸辨祚字下引四老神祚机字云胙與祚同說文新附字祚福也徐鉉曰凡祭

必受胙胙卽福也爾雅釋天夏曰復祚釋文祚亦作胙是也匪黃啓處者婁氏字原啓字下引臺臺碑匪皇啓居與詩不遑啓居同可證也又洪氏釋云碑以說爲閱按此碑敦詩說禮說與閱不同也兩漢金石記

右碑中有十數字經後人重開不無譌舛翁閣學金石記中辨之審矣唯苻㚘乃胙二句洪氏隸釋闕乃字而㚘字未誤翁謂洪誤釋爲英此刊本之譌予家藏鈔本猶未作英也㚘與筴同卽策字漢時郡守賜虎符及策書故有苻㚘之語翁釋爲筭恐未然耿君以熹平二年三月到官其歲歲在癸丑滛雨害稼而

後漢書靈帝紀續漢書五行志俱不言此則蕭兩事
知史之失載者多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內譯字作𧦝字俗工刓劖所致或者謂𧦝都字異
文者非也獨柔嘉惟則則字碑竟作賊字雖漢人善
于借用不應謬戾至此然筆勢自然絕非重經開鑿
者涵真閣漢碑文字跋
按碑經後人重鑿字畫較洪氏所錄頗多譌舛其
尤甚者第五行癸酉到官改爲六日郎官十二行
勸勉改爲勸課十五行口如農改爲大小民大率
淺人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今於全改之字姑依

石本摹錄而辨其誤如此文云開倉振澹澹與贍同史記司馬相如傳漉沈贍菑漢書作灑沈澹灾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注澹古贍字荀子物不能澹則必爭楊倞注澹讀曰贍鹽鐵論飢寒於邊將何以澹之又云哀元元之未澹張納功德叙卹澹凍餒亦以澹爲贍振與賑亦通碑作振澹皆借用字金石錄補直釋爲賑贍失其旨矣

金石萃編卷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十二

石經殘字

共卜二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先予不

能迪古我先后

與降不永於戲今

逮乃家

段卜ナ

惪
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
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
潤下作鹹八上作苦曲直
艮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亣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
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為天下王三德一曰
家而凶于而國人

夕〻
遺出于不洋於戲君 白時我
太月惠

右尚書盤庚六行洪範十行君奭二行

惟是禍〻是以為剡 萬屢
沕一曲言采其菁〻其之子美
誰知之蓋亦勿思 罔有棘其
父兮父白咲予子行没尸
或猶來 陟岵三章詩
兮不稼〻畫胡取禾〻三百廛

特兮欣君子兮不素食兮　飲

食我黍三歲宦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　山有蓲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日　　　喜樂

既見君子　　易

右詩魏風八行唐風四行

東

卒爵坐奠爵拜執

人皿洗廾媵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筵前
旹公荅拜媵爵者卄
媵爵者執觶待
公。
郊請反合
三人君命聛于
善于受上下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下出六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聘禮六行

年毋者可

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之辭也　譬者可公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

曰道之以[illegible]

方我我對曰毋違樊遲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

人焉廋　子曰溫故

端斯害也已　子曰女

為財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於毀禮所損益可知
枉道而事人可、去父母之國　景公
待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仁而德之衰也注　可
諫也来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是知津矣
若從避世之士哉櫌不輟子路以告子憮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穀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耘子路拱而
一止子路宿殺雞
如之何其廢之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謂虞
仲夷佚隱居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
不施其親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

有〻在朕躬

歸心焉所重民食〻　寬則得衆政則有

功〻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

曰民之

寸尊其瞻視儼〻　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

右論語爲政八行微子八行堯曰四行

長也

今蕭牆之內盡乇包周無方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三行

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一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模本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僞也在雒陽蘇氏家歐陽棐集古錄目

漢魏石經湮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句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

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

姚寬西溪叢語

子弟銅字仁宅博學好古石經跋尾云右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

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是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吾友鄧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斬然數之如

金玉而子又從而攷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　方勺泊宅編

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較今世本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自書立石雒陽太學門下至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

文字刓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今尙有出於雒陽者何哉邵博聞見後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雒陽及長安人家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摩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

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雒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於是後儒晚學

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摩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其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金石錄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分猷各翕

中各設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

命今付作予曰陳其五行今汩陳般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

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

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前作受

徵作微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因就

大命今作進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

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是魯

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擾而不輟子路行以

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

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

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于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于今論語無葢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右劉本無臣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郎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䧜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詳下谿上鈌谿上嵩是堂谿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于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東觀餘論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况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鳥燼間然鈌殘湮淪無復全

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
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
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
學相伐至改滋荄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
定泰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
檢據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鴻都三字其異文者
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
幾三十年兵火繼遺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
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
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

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
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
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
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
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
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
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
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
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掘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
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

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没之所出也　秘書郎黄符以石經尚書示予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外門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毁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尚

有碑十八盤春秋尙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陽衒之曰石經尙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尙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衒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背得石經尙書幾段殘破不屬盤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尙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予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邪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遹逸既誕作迺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

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授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自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尚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昔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備尚得自私使世疑邪予知至晉其書已絶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盡論語第

一篇幷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號鳳號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櫌而不輟作櫌夫于撫然植

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于游作子斿而在牆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之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得聖人本書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肯得論當邪廣川書跋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闕散孔作下闕檢言旨

人維舊孔舊上有求字下闕字殺孔作求舊下闕有志女毋翁侮成

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闕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

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感鮮以不浮下闕試以爾孔作

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亼孔無女丕下闕其或迪孔作稽自怨

孔作怒下闕朿孔作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

先予丕下闕于茲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罔疾白下闕能迪

古我先后下闕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

興降丕求於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予下闕絕遠女比猶孔作分猷

念以相從各翕孔作設中下闕建乃家　股孔作盤闕一字既下闕

衆白女罔台民孔作無戲怠勛孔作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下闕

凶德綏孔作嘉績下闕今孔無爾惠孔作謂朕闕柢孔作震動萬

民以遷肆上下闕乘孔作隱哉予其勛孔作懋簡相爾念敬

我衆猷丕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丕若德丕聽罔

天旣付孔作乎已上高宗肜日篇　厥遺任孔作壬父母弟不迪

乃維四方闕下不荷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無鴻孔作洪水旨孔作汩陳其又行闕下旨建用皇極

次六旨艾孔作乂用三德闕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闕下食二旨貨三旨祀四旨司空闕下極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闕下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闕下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闕下爲天下王三德孔三上有

六一旨正直二闕下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闕頗辟孔作

僻闕下乃心謀及卿闕謀及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維天

命元孔元作無遑朕不敢有闕下朋時維天命王旨告爾孔無

告爾二字多下闕茲雒孔作洛　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下闕有

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壽孔作譸之

艱難乃劮孔作逸　乃憲孔作諺　既延孔作誕　不孔作否　則侮厥

下闕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下闕或怨

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　自時厥後下闕功田

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民　惠于矜孔作鮮鰥下闕酒孔作淫

毋劮孔作逸　于遊田維闕　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毋兄孔作無皇　曰今日下闕厥不聖孔作聽　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

亂正荆孔正上有先王之　至于下闕則兄曰孔作皇自敬德厥愆曰

朕之愆允下闕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孔監上有其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終出于不詳於戲君闕肖時我已上君奭篇我則
致天之已上多方篇常伯常任碎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用
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會孔作後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敕
上克有度孔作宅心乃下闕受茲孔作此丕丕其孔作基於戲下闕
旦以前孔作已受人之徵孔作微言下闕則德孔德有于上是罔顯
哉孔作在厥世下闕王之鮮孔作耿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
几乃闕召大保下闕通孔作達𣪠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
茲卽孔作既下闕黼衣孔作扆上顧命篇已　右石經尚書殘碑
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
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

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烏艾㔾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與爾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

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
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
河陽岸頹半没于水隋復載入長安衍易一卷書六
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
卷末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並用爲柱礎唐初魏鄭
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
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
今京華鞠爲甌罰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
因以所有饑之會稽蓬萊閣剮音倚勉也勑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

下闕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下闕之誰知闕一字毛誰上

有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下闕父兮父闕一字毛無

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尚毛作上慎下闕哉猶來

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闕兮毛作猗不稼不嗇

毛作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特兮彼君子兮不

素食兮　欿欿毛作坎伐輪兮下闕毋食我黍三歲宦毛作貫

貫女莫我肎顧逝將去女下闕宦女莫我肎勞闕將去

女適彼樂郊樂郊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日月其闕句　山有蘆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

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下闕既見君子云

胡其毀　楊闕下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益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闕下卒爵坐奠爵拜執闕下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闕下上拜受爵于筵前闕下首公荅

拜勝爵者立闕下勝爵者執觶待于闕下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畧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遂德殿盤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閑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

是殆與出處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胄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股觚股斷云者股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闕一字何以不稱公下闕桓於是謂桓曰吾爲闕三字矣隱曰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一字之石踖板本作稽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邑也曷爲下闕仲子板本有也字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字爲桓立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始闕一字諸公故板本作遊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

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也字吾下闕爲年外取邑不書此

何以書久也下闕弟母兄稱兄凡字闕五之大夫也此下闕

之邑也天子有字闕月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日卒

赴而字闕一不告公曷爲與微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

於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

試板本作弑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字闕一匿子字闕二薨何

以不地忍言已上隱公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

田也諱取已上成公十有四年何以字闕一記異也何異

下闕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下闕乎隱

祖之所逮板本闕一作逮聞字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闕不

亦樂乎堯舜闕一字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書

記災也　世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顏氏無伐而

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十下闕谿典謙議大夫

臣焉日磾臣趙䖍議郎臣闕二字臣劉宏郎中臣張文

臣蘇陵臣傳楨䄍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

字自隱公四年至成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

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

說石文斷續不可考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

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衛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
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
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
（闕一字）道生孝（下闕）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闕）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
則不成學則（下闕）與意（板本作抑）子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
（闕五字）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下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闕五字）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焉可謂
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闕）而無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往而

知来闕下人之不闕下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闕下乎板本作于學世闕下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
遲字闕一何闕下曰生闕下葬之以禮祭闕下以別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有闕下勞有闕下孝闕下廋哉人焉廋板本有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闕下子闕下器子貢問闕下乎異端斯害也
已　子曰闕下子闕下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闕下之闕下
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闕下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上下闕爲政篇已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　林闕十字與闕下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字
山不如林放字闕九也射闕下曰起予板本有者字　商也始可

闕下子曰闕下殷禮吾闕下也知其說字闕三天下也其字闕
示諸斯乎闕下如神在闕下於二代郁郁乎闕下大廟闕下子
知禮闕下禮闕下也闕下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闕下往闕下門
國板本作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字闕一管氏闕下知禮闕下吾
未嘗不得見也從者字闕三出曰闕下無道也久闕下觀之
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
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闕下顛沛必
於是　子字闕二未見好仁者板本有字惡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尙之闕下過也各於其黨字闕二斯知仁矣　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闕]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下闕]曰父母
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闕]已
[上里仁篇]有三年之愛於[闕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
曰有[板本有惡字]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
者惡[下闕]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
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
何[闕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闕一字]景公待孔子曰若季
氏[下闕]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

注闕字二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下闕執車板本作輿者爲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也曰二字是知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耰板本作耰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板本有夫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闕穀不分孰爲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闕字一止子路宿殺雞下闕禮板本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於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交

於子張子闕字一曰子夏闕字一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
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字五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子夏
口大德闕下字出入可也子游板本作游闕六字子下闕君子
之道焉可闕字二有卒者其惟聖人下闕仕而下闕曾子曰
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
喪乎闕字一子曰下闕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
紂之闕字一善闕字一是其板本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學子贛
曰文武之道未隧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闕
告子贛闕字一贛口碎諸板本作之宫牆板本作墻賜之牆闕字一

窺見室家之好夫下闕尼不可毀闕二字 人之賢者丘陵
也闕二字 踰也仲尼日月也下闕一 言以爲不知言不可
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 不蔽
閒在帝心朕躬有罪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
兩罪字 在朕躬下闕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字 寬則得衆
敏則有功闕一字 則說下闕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字 曰何
謂惡而不費子曰闕一字 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字 而
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illegible]循數凡
千七百一闕一字 字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哉包周闕四字 蓋肆
乎其肆也闕一字 周下闕曰言闕一字 而在於蕭牆之內

盍毛包周無於闕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两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貫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

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倘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

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隷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隷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説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别有趙域劉宏張文龔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黄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别之隷釋

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京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漢隸字源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略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雒陽記注范氏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嘗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雒陽記多六爲疑雒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

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毁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毁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績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

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篆爲隷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豈安能獨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陵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豈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隷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刻豈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豈也姑識其末以俟博雅君子

張嶺石經跋

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䧢官諫議大夫劉宏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傅貞楊賜孫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定諸經者陶宗儀書史會要

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雒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頹落閒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厄一也于慎行筆麈

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

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雖所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眞希世之珎也予裝之硯山齋秘笈中庚子銷夏記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拨二體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

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illegible]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校少二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

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

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實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

云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靦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太半則不考北

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耶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所以楷書釋之又

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鐫諸石夫字本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金石文字記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陽衒之雒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匈歐陽棐黃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縯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

漢石經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嘗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又而三字屬魏不待辯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畫雕本相沿偶誤三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

係大巫聚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

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世傳惟立八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句攻指摘八分自爲書刋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思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舛錯一字幾不覩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爲漢三字屬魏故節錄之朱彝尊經義攷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曝書亭集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致殘闕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已知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賊之禍益可知獨怪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

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記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即陽衒之衛恒江式酈道元皆得之目睹豈有舛謬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無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誤

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之眞衛江諸公皆出於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眞刻但考索于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莫不誇爲中郎眞蹟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刻之于成都洪适刻之于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眞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魏豈若前人目睹之可據哉萬斯同石經攷拏書疑辨

顧炎武石經考云隋書經籍志失載周徙洛陽一節以爲自鄴載入長安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洛陽運至京師者爲信西溪叢語云石經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則營造司在洛陽隋書經籍志所云用爲柱礎者非載入長安後事亦其誤也西溪叢語又云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此則載入長安之所遺耳廣川書跋云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遞今有之此蓋出之唐時者廣川書跋又云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

未淪沒出之宋初者也東觀餘論云漢石經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此卽宋初之所出後復摧散者也晝墁錄云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邵氏聞見後錄云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缺壞此又在御史府十餘石之外者也凡所得石經殘碑多在洛陽隋之載入長安者公羊碑一段而外不聞更有所得今此兩地之石已不知所在而拓本之存者僅有尚書論語百餘字蔵

北海孫氏余從而摹得之宋之翻本有二洪适本在
紹興胡宗愈本在成都會惇石刻鋪叙云漢石經今
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刻入石
即其本也　石經之傳疑有二五經六經七經之不
同也漢魏一字三字之不分也靈帝紀云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儒林傳云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宦者傳云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於石盧
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而蔡邕傳
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張馴傳云與蔡邕共奏定六
經文字後漢書所載五經六經已自不同隋書經籍

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則又以爲七經其目
有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
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而蔡邕傳注所
引洛陽記則有尚書周易公羊禮記論語而無魯詩
儀禮春秋乃多一禮記則又不止七經矣考之金石
錄與隸釋所載皆有魯詩儀禮金石文字記云苟非
傳拓之本出於趙魏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
魏將猶未見此則洛陽記之疎略隋書爲可信也若
禮記則本自有碑盧植傳云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
洛陽伽藍記載石經四部中有禮記邵氏聞見後錄

洛陽張氏發地所得亦有禮記而隋書失之者按洛陽記云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豈當時無傳拓之本故不得列於其目耶以愚論之靈帝紀儒林傳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禮記爲一經春秋公羊爲一經與周易尚書魯詩而爲五經實則七經也唐開成時立石壁九經新唐書儒學傳序止云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是正訛文三卷亦曰五經文字蓋禮兼三禮春秋兼三傳故曰五經漢之七經爲五經猶唐之九經爲五經也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者益以論語而爲六也按舊唐書經籍志有今字石經

論語二卷蔡邕注隸書唐謂之今字隸釋載論語殘碑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此即邕所注者蓋當時詔定者五經邕乃奏定六經益之以論語張馴與邕其奏定六經故其傳亦曰六經也然則漢碑乃有八經而以五經六經七經爲疑猶爲未諳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魏書劉芳傳亦云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則漢石經爲三字矣晉書衛恒傳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云邯鄲淳特善倉雅以書教諸皇

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則魏石經爲三字矣洛陽伽藍記云漢國子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蔡邕筆之遺跡也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則又有一字石經矣隋書經籍志以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皆爲蔡邕所書而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則魏石經爲一字矣按水經注云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雖不言漢碑爲一字而於魏曰三字則漢爲一字可知矣唐宋以來所得石經殘

碑恐是隸書雖缺蔡邕名而堂谿典馬日磾等與邕共正定諸經者儼然尚存則可與之相證其云三字石經魏正始中立與衛恒傳合又云樹之堂西與江式傳合漢爲一字魏爲三字當以水經注爲據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趙明誠洪适亦嘗非之而莫得其說張縯石經跋乃謂邕或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恐未必然也按紀傳俱不言有三體獨於儒林傳序言之者相傳梁劉昭補後漢書十志而昭之自序云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天才富博猶俟改具則昭不特

補志序亦有改具者儒林傳序豈昭之所改具刪漢
魏俱立石經又俱在太學講堂前至南北朝大致顚
落復徙鄴都亦顚倒莊昧漢魏莫辨故魏書於三字
石經江式傳以爲魏建劉芳傳以爲漢造郎當時親
見其石而記之者如洛陽伽藍記亦謂三字石經爲
蔡邕遺跡昭乇其時而仕於梁或惑於傳聞奮筆改具
遂成千古之疑耳洛陽伽藍記所謂表裏隸書者郎
漢之一字石經而不敢亦定爲蔡邕遺跡傳疑也隋
書經籍志則以一字石經爲蔡邕書是矣而又云魏
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石經考云晉魏二書皆云立

三字石經此獨以爲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若其以三字石經亦爲蔡邕書此承前之誤無足怪也隸續云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字者爲漢一體字者爲魏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以愚考之若曰漢魏所立皆爲三字而一字者立於何時若曰一字三字皆爲漢刻而正始中所立者何在若曰魏立者一字而公羊碑上乃有馬日磾等名諸史謬錯衆說舛謬惟趙明誠洪适皆以一字者爲漢三字者爲

魏不易之論也金石文字記云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體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六碑爲魏經在堂西乃洛陽記不言東側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注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歟按伽藍記四十八碑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洛陽記少二碑而多一論語尚缺魯詩儀禮春秋四部經數未全又何論碑數耶四十八碑在堂西水經注以爲魏經證之江式傳似爲可信洛陽記世無傳本恐亦漢魏俱載章懷太子引注後漢書則專

取漢碑所云四十六枚未必指魏爲漢若伽藍記三體隸書漢魏尚且莫辨二十五碑亦不足信也隸辨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科斗篆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

晝墁錄部伯溫聞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秖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縯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

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秖有尙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尙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明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訛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杭世駿石經攷異

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尙書脫孝乎字以惟孝二字屬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者毋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垞跋唐太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尙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爲主而已何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

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屬下句讀者則唐人尚未嘗如此也　乾隆丁酉秋八月黃司馬易購得漢石經殘字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爲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少者至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見於京師孫氏尚書

盤庚論語爲政堯曰篇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
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
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
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郎
以亭林所見於張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
段則爲有東漢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
文者乎是其爲後人摹本可知矣今黄司馬所得之
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内有元人蒙古篆字
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既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
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尙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

曰篇冠字尙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具全而洪
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既
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槯堂孝顯於
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參校盤庚篇
多出半行凶德綏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記
朱竹垞二跋林佶一跋按徐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
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
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
錫鬯不察認爲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
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

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據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本而未見其搨蹟又後四年見如皋姜氏重摹退谷研山齋本盤庚第六行僅存一德字益摹勘偶有詳略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為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為方石塊其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

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耶兩漢金石記

漢石經尚書論語一百二十餘字黃通守易得之京邸或以爲孫侍郎承澤藏本即何氏焯云越州石邦哲重摹者或按隸釋所載爲政篇由誨汝知之句多一女字謂是衍字原刻予不得而定之特愛其文之有關經學也今本尚書盤庚石刻作般庚丕石刻作不論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石刻無下哉字猶文字之小異耳至盤庚篇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石刻稽作迪怒作恕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勝僞孔義多矣爲政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石刻作孝于攷釋文本亦

作孝于惟云一本作孝乎而已是唐時板本尚與漢合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潘岳閒居賦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亦皆讀乎同于字雖改而意不易未嘗以孝乎斷句也堯曰篇簡在帝心石刻從艸作蕑者自是隸書之體古無蕑字惟詩云方秉蕑兮傳云蕑蘭也釋文云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不知蘭字亦以柬爲聲柬與簡通古人假借何不可以簡爲之乎予方著詩詁當引此以証詩字今世石經之存惟熹平此本及開成嘉祐宋高宗御書蜀石經亦有存者而未之見 中州金石記

右漢石經殘碑五種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乾隆五十年七月偶得雙鉤本於舊篋中不詳何人所摹惜前後殘缺僅存此爾因取洪景伯隸釋考之皆與符合惟公羊十八字洪氏所未備也爰勒之石以俟博覽君子 錢泳跋

按後漢書蔡邕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

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又儒林傳序者傳並言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此即漢石經之緣起也自是以後傳注紛出或不遵太學所刻私自改竄迨雕板既行而輾轉傳寫益不可勝計其久而可據者惟石本耳顧石經始刻于東漢歷代論書家時齒及之而未有參校其文字之異同者至郘博趙明誠黃伯思董逌洪适諸家方始詳述其文後來學者藉以考見漢

時定本實賴有此惜所存之字無多耳然規歷攷經傳諸書其引石經足廣郘趙諸家所未見者蓋有數事焉尚書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又正義序云今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毛詩正義云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三卷亡儀禮九卷春秋一卷梁有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梁有

二卷唐書藝文志作尙書六卷儀禮四卷論語二卷餘皆與隋志同此卷帙題識之可攷者也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云人以爲菑何休注云菑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則字卽指太學石經而言也易繫辭洗心經典釋文云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詩淇奧綠竹釋文引韓詩作藩音徒沃切石經同廣韻上聲四十五厚斗字注云說文作亐有柄象形石經作斗此皆據漢石經而言也張參五經文字敘例云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

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宜變爲宜晉變爲晉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今按張氏之書皆上列正字下列隷變之字正字多本說文隷變半從石經如卷上木部朩省作木凡字從木桃作桃者皆放此築作築樀作樀敵凡滴之類從啇樓作樓摟作摟手部手在左者皆作扌指作指身部糈作糈米部粲作粲人部僑从喬彳部得作得復作復凡𩜁𩜁之類皆从復御作御辵部辵作辶迈作迁凡从于者皆放此攴部攵作攵宀部害憲省从士𡨋作𡨋寂作寂宂作宜日部𣅀从月日部𦊮作罠說

凡還擐之類皆从睘四部网作四凡从四放此罰作罸肉部肉字作月偏傍从月者皆放此散作散月部明作明舟部俞作俞自俞已下本皆从舟今並作月朕作朕凡滕勝之類皆从朕丹部青作青魚部魚作魚卷中艸部藐作藐荅作荅薛作薛甘部庶作庶竹部篤作篤革部鞏作鞏彡部弱作弱凡字从弱者皆放此髟部髟作髟凡从髟者放此心部心作心其在左者經典相承隸省作忄又作⺗懟作懟見周書恐作恐犬部在左者皆作犭言部譱作善阝部鄣作郭卩部卩並省黙卸變止作山卿作卿自部阜作阝陰作陰刀部刅作凡字在右者刀皆省作刂斤部所作所戈部賊作賊門部門

作門內部𠭊作离凡𢍰離之類皆从离巛部𡿧作巛凡字从巛者放此
㕣下水部漑作漑濵作淳淑从𣲚入部會作會凡字从會者皆放此會作舍幸部㚔作幸食部食作食凡字在左者又省一畫作食凡从皀者鄉既之類皆同餘作餘女部婁作婁凡數僂之類皆放此見部覞作覞夂部夋作夋凡駿峻之類皆从夋复作复凡復之類皆从复憂作憂凡優之類皆从此夂部攴作夊又部叔作𣲚凡字从𣲚者皆放此書作書㯻部㯻作囊一部丕作丕見春秋傳北作丘龜部龜作龜丂部丂作丂日部替作晉𣉻作昔曰部朁作曹凡字从朁者放此疒部㾈作施虍部虐作虐血部盇作盡其八十五字張氏皆引石

經爲證其餘偏傍附見以類相推者不在此數也
又呂氏讀詩記載董氏之說所引石經異文如江
有汜作沚擊鼓其鏜作鼞靜女愛而不見作僾笓
蘭之支作枝青青子衿作衿挑兮達兮作叜葛屨
摻摻女手作攕攕正月民之譌言作僞言或與唐
石經不同而證之說文引經多半吻合疑亦據東
漢石刻而言凡此之存皆有裨於學者安得以單
辭隻字少之耶蓋石經碑成在光和中尋遭董卓
之亂焚燒雒陽宮府官舍碑在太學恐已難免殘
缺至後魏武定四年由雒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

年則從鄴城移至雒陽隋開皇六年又從雒陽從至長安隋書經籍志作自鄴京載入長安今從劉焯傳轉輾遷移自多損壞不徒沒於頹岸毀於浮屠也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而宋代諸家所見罣漏尤多胡宗愈洪适皆嘗就當時所見重勒于石今亦無傳祀官京師時錢唐黃同知易出示宋拓本石經殘字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爲政八行堯曰四行紙光墨色古澤照人洵爲希世之寶後金匱錢君泳貽祀重摹雙鈎本據云檢篋中得之而不知其所自來翁鴻臚方綱又合兩家所藏彙摹其文刻於南昌官舍

石經殘字存者止此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之舊則未始非經學之助矣顧氏隸古隸辨序言於北海孫氏摹得石經殘碑蓋即祖所見黃氏本孫氏硯山齋本後流傳今戶部郎中董君元鏡所黃君見而借之會董方嫁女貧甚黃爲置奩具直白金數十兩董君無以償遂舉石經歸之董漢軍正黃旗人工分書嘗預修　西清古鑑充任大理寺評事爲祀廟官故道其顛末如此然攷隸辨採石經尚書惟平聲五支十一模於戲二字見孫氏本中餘所引尚書論語公羊魯詩儀禮其八十餘條皆孫本所無知顧氏所見止此其餘則皆從漢隸字源採出也

又按一字三字之異衆說紛然今攷後漢書紀傳

詔立五經無一字三字之說惟儒林傳序稱石經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魏書劉芳傳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是一體爲一字所謂三字者古文爲一篆爲二隸爲三疑三體石經皆熹平中同時所刻故儒林傳有古文篆隸之語然隸書自宋以來略有流傳而古文篆字唐宋閒無有見者隋書經籍志亦止存一字石經葢因東漢已尚隸書古文篆字不爲世所通用而邕之隸書尤有重名嘗時鴻都車馬塡咽摹搨古文篆字者少隸書者多則隸書歷久而猶傳宜矣洪氏适顧氏藹吉謂漢

石經止有一體並無三體皆無確切實據未敢据以爲信也至漢之光和逮魏之正始不過六十餘年而魏復重刻三體者亦因漢刻立石經之後不過八年而董卓以逼脅獻帝遷都長安宮闕宗廟盡爲灰燼何有於太學之碑想亦零落不全正始振興文教重書三體立石殆非無故特漢石經一字各自爲碑魏石經合三字連書之總於一碑微有不同耳

又按蔡邕於熹平四年奏請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冊於碑而隸釋載公羊論語殘碑之後未見邕

名刻有堂谿典馬日磾諸人以爲其閒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縯亦云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非止蔡邕以祖得見宋拓殘字驗之尚書論語二經字體已有不同之處則諸經亦可類推蓋文字繁多原非一人所能手辦且石經立于光和六年去熹平四年受詔之時遲至六載始得告成而光和元年邕先坐論災異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計邕在東觀止三年耳旣徙之後尋遇赦還又復遁迹江海閱十二年是光和二年以後校經之事皆非邕所與聞安得再能書丹於碑乎陽衒之雒陽伽藍記

謂漢國子學堂前石經皆蔡邕遺跡而後來攷据家或專指以爲邕書者蓋緣奏刻石經邕實首創其議因即以邕統之亦如唐初五經正義詳審同官多至六十餘人而其後止知孔穎達賈公彥等名也至邕傳稱同奏者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而公羊傳後別有諫議大夫趙䬠議郎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傅楨論語後別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載也攷盧植傳植由廬江太守徵拜議郎與諫議大

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帝以非急務尋由侍中遷爲尚書是植奏請刊正尚書禮記得失之後亦嘗同校五經且是時楊彪已爲議郎亦在東觀又呂強傳稱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則刻經之議雖創於邕而其得蒙詔許實由李巡之功紀傳亦皆未及也今列司事諸臣姓氏於左疏其履貫以資攷鏡別爲蔡邕年表一篇凡事有與石經相涉者類列于表而諸臣歷官遷拜年月以次紀之讀者詳焉

蔡邕

堂谿典見廷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典字子度穎川人爲西鄂長篤傳堂谿作唐谿注云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

楊賜字伯獻宏農人官司空太尉震之孫秉之子附震傳

馬日磾扶風人官太傅南郡太守融族孫附融傳三輔決錄注云日磾字翁叔

張馴字子儁定陶人官大司農有傳

韓說字叔儒山陰人官江夏太守有傳

單颺字武宣湖陸人官尚書有傳

趙䧄無攷

劉宏官司空見靈帝紀漢官儀云宏字子高安衆人

張文 蘇陵 傅楨 左立 孫表皆無攷

盧植字子幹涿人官尚書有傳

楊彪賜之子字文先官至太尉附震傳

李巡汝陽人靈帝時爲中常侍見呂强傳

年表

靈	熹	元	三	四
			邕生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二	羣	婁	六	五	四	三	二	羣	衣

[illegible]

元年	二	三	熹平元年	光和元年	[illegible]二十 元年一歲

瑯邪王傅蔡朗碑

二二十歲

蠢二十

𡙇三歲

二二十𡻕

三二十𡻕
初以小黃門爲守宮令置冗從
右僕射官

元文先生李休碑

緐二十

𡙇十八歲

二
二十七歲
梁冀伏誅封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
左悺唐衡五人爲縣侯尚書令尹勳
等七人爲亭侯
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
侯又託與誅梁冀進封高鄉侯又
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
自是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
動內外
中常侍徐璜等以邕善鼓
琴白帝敕陳留太守督促
發遣邕不得已行至偃師
稱疾歸作述行賦
汝南周勰碑
陳留蔡昏庫上里社碑

年	歲	事	文
三	二十八歲	宗正劉寵爲大鴻臚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四	二十九歲	省冗從右僕射官 大鴻臚劉寵爲司空	
五	三十歲		
六	三十一歲	司空劉寵免	朱穆諡議 朱穆墳前石碑 朱穆鼎銘
七	三十二歲		
八	三十三歲	太尉楊秉薨	太尉楊公碑 王子喬碑
九	三十四歲		
永康元年	三十五歲	董卓以破羌功拜郎中 將作大匠橋元爲度遼將軍	

年	歲	事
建寧元年	三十六歲	太后臨朝詔乳母趙嬈與中常侍曹節等記事太后數有封拜曹節等矯詔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節等十八人皆封侯　度遼將軍橋元為河南尹　八月宗正劉寵為司空九月遷司徒
二	三十七歲	河南尹橋元為少府尋為大鴻臚　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十一月免　太僕郭禧為太尉
三	三十八歲	太尉郭禧罷　大鴻臚橋元為司空
四	三十九歲	帝加元服大赦天下　三月司空橋元為司徒七月免　越騎校尉楊賜為少府
熹平元年	四十歲	車駕上原陵　太傅胡廣薨　少府楊賜為光祿勳

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陳留太守胡碩二碑

郭泰碑

處士圈典碑

童幼胡根碑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辟司空橋元府出補河平長

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東鼎銘

黃鉞銘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上始加元服與群臣上壽表

論上陵禮

太傅胡公二碑

表

年	歲	事	碑
二	四十一歲	大疫 二月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七月免復拜光祿大夫 北海地震	彭城姜肱碑
三	四十二歲		
四	四十三歲	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 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 意造妄說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 詳議太尉陳耽等以爲光晃不 敬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博士盧植爲九江太守以疾去官 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 學門外 盧植奉上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請致 定得失刊正碑文 使宦者爲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 以閹人爲丞令 宏農三輔螟 太尉李咸薨	會司徒府議歷數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 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張馴蔡邕說太史令單颺 等奏求正定五經文字 按傳稱正定六經文字 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作 五經今從之 上書請除三互法 中鼎銘 太尉李公碑
五	四十四歲	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 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 以盧植爲廬江太守	伯夷叔齊碑

六

四十五歲

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詔皆
除太子舍人
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
屋前後自壞
大旱七州蝗
京師地震

諫伐鮮卑不從

鮮卑寇三邊先是鮮卑三十餘犯塞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請徵幽州諸
郡兵擊之乃遣育與破鮮卑中郎將
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
下三道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
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
少半
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徵拜盧江太守盧植爲議郎與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
並在東觀校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尋

上封事七條

轉侍中遷尚書
司徒楊賜免
帝從邕言是歲親迎氣北郊及行辟
雍禮
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

光和元年

四十六歲

置鴻都門學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為諸生有至封侯者

二月己未地震　四月丙辰地震

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

南宮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五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口稱梁伯夏教我上殿與桓賢語言訖不見

六月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中

七月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

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

尚書盧植上書為蔡邕訟冤

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尚書令陽球上書諫止不聽

光祿大夫楊賜為少府

光祿大夫橋玄為太尉

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凡八事

於特詔密問災異所由令以皁囊封上書奏帝覽而歎息會曹節宣洩左右事遂漏露其中黷邕裁黜者皆側目思報中常侍程璜乃使人飛章言邕過失詔下尚書召邕詰狀上書自陳遂下邕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書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楊球使客刺邕又賂部主使加毒害皆不果

上漢書十意歲

報楊復書

報羊月書

西鼎銘

二 四十七歲

大鴻臚劉郃爲司徒
太尉橋元罷
少府楊賜爲光祿勳
司隸陽球奏收中常侍王甫太尉段熲
繫殺之施甫晃中常侍呂强上疏辭
封都鄉侯爲蔡邕設熲訟冤
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
兵校尉劉納謀誅宦者事泄論下獄死
光祿勳楊賜爲司徒

甫實邕所著十意其才高會大赦有詔本郡自從及歸凡九閱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甫弟也邕慢智遂銜之處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

三 四十八歲

四 四十九歲

司徒楊賜罷尋爲太常

五 五十歲

太常楊賜爲太尉

京兆樊惠渠頌

六 五十一歲

石經刻成立太學講堂前

中平元年 五十二歲

黃巾賊張角叛拜盧植爲北中郎將討之
太尉楊賜免
中常侍趙忠夏惲等譖呂强殺之
故尉橋元卒
盧植連破張角圍角等於廣宗小黃門
左豐譖之植坐減死
尚書張溫爲大司農

與何進薦邊讓書
太尉喬公廟碑
太尉橋公碑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年	歲	事	文
二	五十三歲	九月特進楊賜爲司空十月薨	貞節先生范丹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三碑
三	五十四歲	有太邱長陳寔卒 按通鑑寔卒系于四年之冬集中兩碑皆作三年八月今從之	陳太邱二碑
四	五十五歲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五	五十六歲	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 光祿勳劉宏爲司空 光祿少府楊彪爲太僕尋遷衞尉 太尉馬日磾免	陳太邱廟碑
六	五十七歲	四月帝崩子辯即位大赦天下改元光熹封弟協爲渤海王尋徙封陳留王 上軍校尉蹇碩下獄死 [illegible] 之司隸校尉袁紹 [illegible] 何進 [illegible] 侍御史 [illegible] 徵卓 [illegible] 中常侍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董卓 [illegible] 赦天下 [illegible] 董卓廢 [illegible] 以公罷免司空劉宏 [illegible] 代之 董卓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卓 [illegible] 侍中 [illegible] 之乃止九月卓遂 [illegible] 何太后 [illegible] 大赦改元 [illegible] 董卓自爲太尉封郿侯十一月以卓爲相國 衞尉楊彪爲司空十一月遷司徒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董卓聞邕名敕州郡辟之稱疾不赴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應命到署祭酒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薦太尉董卓表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巴郡太守謝表

年	歲	時事	邕事
獻帝初平元年	五十八歲	關東州郡悉起兵討董卓以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 董卓使人殺宏農王 二月車駕西遷董卓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 司徒楊彪免拜光祿大夫數遷大鴻臚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 三月車駕入長安 詔和安順桓四帝及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除尊號	拜左中郎將從帝遷都長安 封高陽鄉侯 讓高陽鄉侯印綬符策二表 諫止董卓自稱尚父 按通鑑初平二年邕諫尊卓比太公稱尚父以爲 諫止今從本傳 宗廟迭毀議
二	五十九歲	二月董卓自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後將軍袁術將孫堅攻董卓戰於[illegible]谷卓敗走洛陽遂發掘諸帝陵 四月董卓還長安 地震 太常馬日磾爲太尉	諫董卓乘車踰制 卓聞復自用邕感其言少從 欲遁之山東不果
三	六十歲	四月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誅殺董卓夷三族以允錄尚書事總朝政 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 京兆尹楊彪爲光祿勳九月遷司空 錄尚書事 尚書盧植卒	董卓既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聞之歎息允收付廷尉治罪士大夫多矜救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忠孝素著所坐無名誅之恐失人望可令續成漢史允以不從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遠近搢紳[illegible]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

右表參採紀傳及律歷祭祀天文五行諸志繫年多據後漢紀資治通鑑二書五經立石文於光和六年則從水經注也按邕本傳董卓旣誅邕在王允坐爲允所收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然卓誅在初平三年壬申使是時邕年果已六十一歲當生於陽嘉元年壬申而光和元年尙書詰狀自陳書有臣年四十有六之語計至死年止六十歲則邕生實於陽嘉癸酉本傳誤矣蔡中郎集六卷本之陳留所刻其中頗有足據今以年月可繫之文次入表中俾好古者一廣見聞也

金石萃編卷十六終